

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(三)

叶嘉莹

这么多不同的声调来,是在齐、梁之间。

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很短,很多君主信佛,最有名的是梁武帝曾经舍身同泰寺,表示愿意出家,当然不是真出家。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,很多知识阶层都精研佛理。外国的法师也到中国来讲经、译经,而且唱经。那些梵文要唱诵的时候,必须发音正确。所以中国人研究佛经梵文发音的时候,就把学到的梵文的发声、发音引用到中国文字上来了。

他们发现,一个字的发音由声母跟韵母结合,现在我们当然知道c,d,h都是声母,a,e,i,o都是韵母,可是中国古时候不是这种符号,声母韵母都用文字来代表。比如你去查中国古老的《辞海》《辞源》,“东,德宏切”,就是上一个字取声母d,下一个字取韵母ong,结合起来念东,这叫反切。所以就是在齐、梁之间因为佛教的传入中国,因为他们学习梵文,学习梵唱,所以他们注重到外来文字的拼音,所以就想到中国文字也有拼音,有声母韵母。他们有这样反省的结果,就发现中国的韵有多少多少,比如东韵、江韵、支韵、庚韵等。总而言之,在齐梁之间他们就注意到,中国的文字可以用反切来分析和归纳有多少个韵,怎样拼音,有平上去入几个声调。

就因为这样的缘故,就反省,就发展,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理论。齐、梁之间把这个理论很明白地提倡出来的就是一个诗人,就是沈约。他提出中国文字的发音有四声。有了四声,如果一句

诗都用平声的韵,好不好听?古人讨论时举例,比如这样一句诗,“溪西鸡齐啼”,小河的西边,天亮了,鸡都叫了,意思都明白,可是你一念“溪西鸡齐啼”,念出来什么声音呢?“后牖有朽柳”,“牖”念yòu,上声,说后窗外有一棵半枯朽的柳树,这个意思我们也明白。可是你念“后牖有朽柳”,不好听。“溪西鸡齐啼”,声调都是平声,韵都是i韵,就是同韵,所以声调相同,押韵也相同,念起来不好听,应该避免这种现象。

于是沈约就反省,他说把同声的同韵的都用在一起不好听。沈约说“四声八病”,有八种毛病是你应该避免的。四声就是平上去入,八病就是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,都是讲声母跟韵母的。什么叫大韵、小韵?比如支韵跟微韵,如果同在这个韵里,就是小韵,如果这两个韵可以通用,在这两个韵里面就是大韵。总而言之就是有窄的韵,有宽的韵。正纽、旁纽也是,比如b的声音、p的声音,声母很相似,应该避免。大韵、小韵就是韵的相似跟相同,正纽、旁纽是声母的相似跟相同,应该避免声母韵母的相似跟相同。像“溪西鸡齐啼”“后牖有朽柳”,就叫做大韵、小韵、正纽、旁纽,都应该避免相似跟相同。

什么是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?《诗品注》上说,蜂腰指每一句诗的第二个字,不能够与第五字同声,也有人说是第三个字,就是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也有人说,第二个字不能够与第五个字同

一个声母,第三字不能够与第七个字同一个韵母。作诗都这么想太麻烦了,他举了一个例证,“徐步金门旦,言寻上苑春”,上句五个字,下句五个字,因为当时是五个字一句的诗流行,七个字的诗还不流行。第三个字是“金”,第七个字是“寻”,都有一个n收尾的同韵的字,念起来不好听。鹤膝,是第五个字不得与第十五个字同声。他也举例,比如“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”。这是汉朝宫中一个叫班婕妤的宫女的一首怨诗。“新”是刚才,“裂”是剪开,“纨素”是山东的一种绸子,很有名,刚刚剪裁下来的非常新的一块齐地出产的丝绸。“皎洁如霜雪”,好像霜雪一样洁白。“裁为合欢扇”,把这块白色的丝绸裁成圆形的扇子。合欢扇是圆的。“团团似明月”,圆得像天上的明月一样。她是说,当初她得到皇帝的宠爱,后来皇帝再不到她这里来了。古人说“秋扇见捐”,“捐”就是抛弃,因为秋风吹起来,就把扇子给抛弃了,这是一首怨诗。其实这首诗很好,可是按照他们的说法,以声调来说,第五个字“素”是去声,第十五个字“扇”也是去声,这样不好听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诗雨

等待春天(外一首)

李成燕

谁说冬天不能借来春天的和煦
阳光照着得意的三色堇
急咆哮的君子兰郁金香嘴含
春天的润喉片
又有谁会说出阳光会嫉妒花儿?
青出于蓝胜于蓝结出真理的果

阳光是春天的信使,比春天急得多
兜着阳光的花们素颜朝天
却按捺不住自己。我大可不必忧心
阳光和花开的慈悲,它们都是凤仙

夜色阑珊

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爱夜色阑珊
雨棚上琴声悠扬
告诉我阑珊的动向

今晚我已没有月色可沽
雨梦中想念一个人
代表阑珊中真爱的具体内容

我已无需顾及太多
月亮没了,还有夜雨
夜雨停了,尚有阑珊

阑珊一如既往,我的爱一如既往
而夜雨用来寄北,可以消去心魔
我只关心月亮的胖瘦



大庙米

陈嗣红

庙宇,因清后期庙宇众多而得名,早期叫坪龙坝。比起庙宇,其实更喜欢坪龙坝这个称谓。有水的大坪坝,四面环山,气候宜人,土地肥沃,远古巫山人选择在这片富饶又灵性的土地与龙共生,与百兽共处,可以想像这片土地的重要性。《山海经》记载巫山这片土地:“爰有歌舞之鸟,鸾鸟自歌,凤鸟自舞。爰有百兽,相群爰处,百谷所聚。”所谓百谷,谷类的总称,以稻谷为首。在这个富庶之地,有百谷汇聚,鸾鸟歌唱,凤鸟舞蹈,远古巫山人在歌舞升平中,在种谷劳作中,与百兽共同快乐幸福的生活着,千百年来,繁衍生息至今。

九月的清晨,大庙南溪的稻田,有摄人心魄的美丽。阳光像金子一样,在一望无际的稻穗上闪闪发光。还没有散去的露珠,如晶亮的碎钻整齐地镶嵌在叶片上。放眼望去又有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诗情画意。远处朦胧白雾随阳光氤氲弥漫,不一会儿,就无影无踪了。白雾散去,只剩下稻田在眩目的太阳光下金黄一片。仔细观察,稻穗不是纯粹的金黄,稻谷颗粒两端呈红色,中间突出部分,薄薄的谷壳难掩饱满圆润的玉色米粒,沉甸甸挂在禾秆上。看着这有着低垂之美的稻谷,感受它高贵生命的魅力。捧一捧贴近自己,心中有虔诚感恩,这养育我的亲爱的大米!

走进丰收的庙宇镇,映入眼帘的是晒满大街的新谷,院坝里,广场上,街沿边,金黄一片。仿佛走进了范成大的诗里,“新筑场泥镜面平,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的打稻场景。稻谷特有的香气在镇子中弥漫,走在街上,被浓烈的清香环绕包围。深深呼吸,微闭双眼,专注品味空气中诱人的气息,陶醉其中。这样的场景,感觉如此亲切,像回到母亲的怀抱,让心宁静。

从小在只出“三大砣”的高山长大,虽拥有人人羡慕的可以吃大米的非农业户口本,但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粗粮都无法填饱肚子。母亲用我们在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捡来的红苕,剥成苕米子晒干,撒一点苞谷面蒸成苕米子饭。甑子中间用小土碗给生病的父亲搭一碗汽水米饭。开饭的时候,我们会用童真的双眼,渴望的看向父亲的白米饭,那种渴望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,至今难以忘怀。看着碗里的苕米子饭,特别是烂苕米子饭,心想,长大后每顿能吃上大米饭得有多好,这样的期盼,以至于成了童年的一个美丽梦想。于是,大米,在少时的心中是神圣又敬爱的名词。

大庙,拥有江南水乡之称,是巫山县的粮仓,上世纪的供应粮,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。解放前通过古道也供应夔州建始等地。黄家榜的稻谷,更是进上的贡米。以前种的麻阳谷子和白阳谷子,非常香甜可口,因产量低,逐渐被新品种所取代,这么好吃的苕米,可惜现在已经难觅踪迹。麻阳谷子,突然让我忆起在田家石印吃到的神仙谷子。老文的母亲每年都要种几垄神仙稻,经过一年不慌不忙的生长,待吸足日月土地之精华后,打霜前割回农家晒干收存,一般过年才舍得拿出来吃。但每年打新谷的时候,要好好蒸一大甑新米饭,犒劳辛苦的家长人,米饭是用甑子现春现蒸。老文的母亲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,会做许多咸菜,也把多余的蔬菜瓜果晒干拿来做成各式下饭小菜。供销社分店人住她们家的第一天,她简单烹饪几样农家小菜,一碗干菜炒腊肉,一碟泡菜,一碗耙菜洋芋招待我们,饭菜摆在有些年份的春台桌上。刚人坐,米饭的异香扑鼻而来,心里有些惊讶,是什么样的米有这样的奇香呢?尝一口,柔软润滑,满满一碗米饭眨眼见底,香糯爽口到根本不需要咀嚼,春台桌上的下饭小菜也显得多余。那时被一碗米饭震惊到了的感觉,至今记忆犹新。饭后不停问老文的母亲,这是什么米呀?凡尘中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米饭?这么干净纯洁的香?她笑笑答:我们喊的神仙谷子,是祖传下来的老品种,每年自己留种,一直种到现在。

神仙谷子,自带仙气,也许是只有仙人才能享用的糯米吧。有缘品尝到仙谷的滋味,大概是去仙境走了一遭,回来人间,其余全都忘记,唯有神仙谷子的味道刻在了记忆深处。我想大概大庙的麻阳谷子,也如神仙谷子一般的神奇吧,种在黄家榜就成了进上的贡米。



《迎春》

卢先庆 / 摄

生活小记

尹君

发单调又枯燥的时间。”

说完,小军拿起毛笔又在报纸上写着什么,边写边说:“练习毛笔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,在练习、临摹古诗词、名言警句中,有些知识就掌握了……”

不善言辞的小军说起写毛笔字的时候,话也多了起来,潮眼都是光。

我的同学阿松是一位网约车司机,长得五大三粗,说话的声音也很大,手伸出来像一把蒲扇,并结满老茧,每天都开着车四处转悠,等着平台的派单。

一个周末的上午,天下着小雨,阿松给我打来电话说:“今天叫车的客人太少,陪我去逛一圈,我在你楼下等着的。”

走出小区大门,我看见不少网约车停在路边候客。看来他们的生意不是很好。

阿松把车停在暮雨公园的一个偏僻处后,对我说:“等一下,我去拿一个东西。”于是,他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东西后,很快就闪进了车里,他拿来的东西竟然是一把吉他。

我笑着说:“还是这样有情调。”

阿松也笑着说:“总不能愁死吧!”

说完,他就坐在后排叮叮咚咚弹起吉他来,他弹奏的是《雨滴》。此时,雨下得更大了,打在车旁那根粗大黄桷树的叶片上发出沙沙的声音,车内的《雨滴》和车

外的雨滴萦绕在了一起,让略带伤感的气氛多了几分蓬勃的意味。

当优美的旋律再次从他粗壮的指尖流淌出来的时候,我很感动。阿松曾是一名下岗工人,几经辗转当了一名网约车司机,生活的重担并没使他消沉,反而激发出他对生活更多的热爱。

阿松对我说:“等攒一些钱后,就去买一个萨克斯玩玩,那玩艺儿更能抒发情感!”

在冗杂繁忙的生活中,在疫情防控仍然严峻的日子里,有这样优雅的情趣是很难得的,它会使烦躁的心平静下来。

二

为图清闲,朋友两口子最近搬进一套面积不大但远离城市喧嚣的新居。朋友说:“终于避开了那些纷繁嘈杂的声音。”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

搬进新家后,朋友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,隔三差五就在网上购买一些她认为实用又好看的东西。今天在网上购买一个凳子,明天在网上购买一个鱼缸,后天又在网上购买一个花瓶,连壁柜上都摆满了各种饰品,屋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的。

一个周末,朋友邀我们几个去他新家喝酒。进门便看见一个大大的洋娃娃占据了沙发一半的位置,小小的客厅显得更加拥挤了,窄窄的阳台还被一台跑步机占领着。

朋友的老婆对我们说:“以后要加强锻炼,不能辜负这里明媚的阳光,清新的空气。”

我走近一看,跑步机上却落有一层细微的尘土。

朋友的老婆转身进厨房后,朋友悄悄对我们说:“我那个要强又爱好的女人还准备去买一个按摩椅,说什么等锻炼完后要好好享受一下,可那个跑步机到现在我也没见过她跑过几次。叫她把有些东西扔了她也不干,害得我收拾屋子时特别费力。你们看看,这房子被她搞得像收废品的一样,进来就觉得呼吸困难!”

朋友对老婆购物的欲望显然不满,却又无力阻止。

当我们起身上厕所时就显得有些尴尬了,避开堆放在墙角里、过道上也未来得及拆封的东西侧身走过时,屋里的人屁股都挨着了屁股。

望着那一堆堆“鸡肋”般的东西,我不禁陷入沉思。是的,有些东西不能装得太满,朋友的新家如此,人生也如此,特别是一种叫欲望的东西,贪图多了,清爽就成了一种罪过。

